

初为兵嫂

□朱宝珠

老伴的很多战友欢聚宁波，“嫂子、嫂子”久违的亲切呼唤又在耳边回荡。短暂的相逢，翻开了无数细碎的记忆片断，有被岁月淹没，有被时光浸淫，但终究不能忘却的，是那些在兵营度过的日子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结婚了。丈夫在温州海军某舰艇部队当兵。头次去探亲，感觉似刘姥姥进大观园那般。军队的生龙活虎，朝气蓬勃，整齐划一，我对此新鲜而好奇。清晨，漫步在初夏的兵营，那是撩人的五彩缤纷、如诗如画。干部宿舍楼前，火红的石榴花点缀绿叶间，数十棵枇杷树果实累累，引来雀鸟饕餮。正值栀子花开时，徐徐风儿送来阵阵清香。我见过乡下长在屋角天井里三三两两的栀子花，可从没见过密栽栀子花做行道树的壮观浩大阵势。这玉带似的栀子花绵延百米，从海边蜿蜒到山坡上的营房边。洁白素雅的花朵密密匝匝，挤挤挨挨，在黛绿的枝叶中迎风摇曳。从小嗜好栀子花的我狂喜之极，情不自禁张开双臂抚摸这簇，伏下身子拥吻那簇，整个心儿都迷醉了。

军人招待所是我们临时的家，随时有战友来玩。有时也有军嫂来看望，我也跟着丈夫喊嫂子。这些已随军的年长我许多岁的家属，从说话的口音上判断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。有位嫂子慈爱地抚摸着我的脸庞，充满怜爱地说我“怎么这么小哇？”不明白她是感慨我年龄小，还是个头长得小。

那时温州买不到奉化水蜜桃，我去时随身带了满满一旅行袋。可惜，经一路颠簸碰撞，只只桃子表皮破损，极像脱了皮的洋芋，样子很丑陋，就不好意思拿出来招待客人。大大咧咧的丈夫认为军人没有那么多讲究。果然，战友们大赞味道甜美，还说你爸种的桃子真好吃。我窃笑，我爸什么时候到奉化种桃子去了？

探亲的日子里，带去的几本小说看完了，闲得无聊，便跑到军人俱乐部借书。看到有人打乒乓球，心动手痒，也凑上去拼杀几局，打得汗水淋漓。有一领导也来打球，评论我打球的架势是受过训练的。说得也对，我上初中高中都是参加校乒乓球队的。那个年月，女人大胆地敢与当兵的打球，也属凤毛麟角。尔后，欣喜发现住的招待所也有乒乓台子，就去近处打，有时候“乒友”还会上门来邀请我。有书看，有乒乓球打，当丈夫上班或执行紧急任务外出时，我也一点没感到寂寞冷清，探亲的日子过得充实而愉快。

温馨美好的假期快要结束，我想带点温州特产回家。星期天丈夫带我去温州市里逛逛，印象最深的是五马街上的海鲜干货市场，那堆在竹筐里的大虾干通体透明，映出胭红的虾肉，还有虾仁粒粒晶莹，散发出诱人的鲜香味。我看货好价格便宜，虾仁各买了好几斤。还有更惊喜的，夏天，南麂岛“丁香鱼”狂发，部队后勤部年年采购供应军人。这回也让我赶上了，买了一大袋。这小鱼干类似舟山海蜒，味道鲜美。

头次去部队，好事连连。在整理行装准备启程归来时，丈夫遇上一桩美差使。兄弟部队的登陆艇去宁波执行任务，要求派人领航，领导安排丈夫随艇领航，我也顺便乘登陆艇回家。这艘登陆艇不大，在我看来很奇特，不像普通的船，为登陆方便船头是方方的。炎夏八月，骄阳似火，海上风平浪静。站在舱面上，让海风恣意吹拂，看海鸥在艇尾翻飞追逐卷起的浪花，也尽情眺望远处的水天线，感觉大海是如此浩瀚无垠。

当晚，登陆艇在石浦海军码头停靠一夜。我还与丈夫饶有兴趣地踏上充满浓烈鱼腥味的石浦渔港，惬意地饱餐了一顿美味的海鲜面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两人又去了石浦水产市场，那里满眼是带鱼、鲳鱼、杂鱼……挑了一摊卖鲳鱼的，宽宽的鲳鱼才四毛多一斤，买了好几条。船到宁波已是午后，天太热了，买时眼睛锃亮、鱼鳞发光、鱼肉挺括的大鲳鱼，此时鱼肚子已鼓胀，鱼鳞脱落。见我们双双回家，父母十分高兴，母亲当即放下手头的活，烧了满满两大碗味道鲜美的红烧鲳鱼。

初次浪漫又丰富的探亲生活，在心中留下满满的幸福和甜蜜。人刚踏进家门，立刻就生出寒假再去部队的念想了。

难忘军旅毛豆晚会

□徐永清

在水陆众多的蔬果之中，我爱吃的食物是毛豆，最偏爱的是盐水毛豆。这不仅在于它食用的便捷与痛快，更多的是它总让我想起军营这个幸福快乐的大家庭。

我们的部队是总参某部的一个机要单位，那时节，我们驻扎在昆明市郊的跑马山。在昆明当兵的那段岁月，每每吃了晚饭，我们这些常年坐办公室的官兵，总是披着夕阳、沐着晚风，到菜地劳作。经我们精心莳弄，菜园里一年四季姹紫嫣红，一派生机。园里有身披紫袍的茄子、灯笼样的番茄、脆生生的黄瓜、火红的辣椒、白净的萝卜、小辫样垂垂的豇豆，还有我们种得最多的毛豆。

六月间，那垄垄畦畦的毛豆，长得枝叶茂盛。拨开繁密肥硕的豆叶，只见簇簇弯月样的豆荚饱鼓鼓的，就差要撑破豆壳了，长势真是喜人。这时我们总要大把大把地摘下满枝的豆荚，投放精盐、八角、桂皮，满满地煮上几大锅，夜晚便堆放在办公室拼长的桌上，来个开开心痛快的毛豆晚会。

手持颗颗翡翠样的毛豆，就像把玩一件件工艺品。这颗颗毛豆浓缩了多少日月精华、雨露恩泽，又饱含了我们几多汗水。把它轻轻放入嘴中，慢慢退出豆壳，缓缓地咀嚼，是股淡淡的咸、丝丝的甜、清清的香，还有丁点的粉与面。大家一边品尝着劳动的果实，一边海阔天高地谈着人生与未来。

当然，吃毛豆时还有精彩的节目表演。这时我们的指导员背向大家，不停地敲打着小鼓。此刻便有一只排球飞也似的在大家手中传递。鼓停球止，球在谁手的手上，谁就得唱歌一首。唱得好的，送把毛豆，权作奖品；唱得走调的，得罚其顶球。

我们的指导员是个四川女性，敲鼓时会使出许多“花招”。一会儿把鼓敲得很快，犹如暴风骤雨、热锅炒豆，让人紧张得心跳加快；有时敲得很慢，若停若止，让你犹豫不决。大家在传球之时，经常出现“一箭双雕”的情况。逢着一男一女就热闹了，两人得同唱一首歌。此刻男子多半把音调起得高高的，可谓是响遏行云，让女士找不到调，接不上腔。男士便会赢得满堂的喝彩与掌声，女子照例被罚顶球。女性顶球不知平衡性差，还是氛围的干扰，总是不能如愿，常常“洋相百出”，惹来阵阵哄笑，有人竟笑得把嘴里的豆粒喷射出来。

在表演节目的时候，有些老同志不知是思乡，还是方言难改的缘故，唱起歌来总是带着浓浓的乡音。于是粤味、滇调、陇音、豫腔，乡音争奇，乡情流淌，把同一首歌演绎得千姿百态。还有些老同志，推诿不唱，要唱就是家乡调。于是天津人唱大鼓，浙江人哼越剧，陕西人吼秦腔，山东人演吕剧，小小的一个联欢会精彩纷呈，成了中华戏苑的大舞台。

我们科室有个姓陈的参谋，此人是个大大的“活宝”，他专唱川剧，且极尽夸张之能事。一会儿把喉咙扯得又高又细，让你提着心和他的音调同攀云霄；抑或急转直下，低下来矮下去，仿佛要钻入泥土。有时他满脸苦楚，似泣似诉，让你的心碎成百瓣；俄顷又喜气洋洋，摇头晃脑，柳暗花明。他的演唱最是煽情，掌声的回报也最为热烈。

在毛豆收获的季节，我们总要举办两三次这样的晚会。每次晚会待毛豆吃光告结束，此刻多半已近午夜时分。看看桌上的豆壳如同座座小山，个个吃得肚饱胃撑，人人笑得腹疼嘴酸。

总第6521期 配图 胡龙召 投稿邮箱：essay@cnhb.com.cn